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

总主编 张帆

# 庐隐全集

## 卷五

王国栋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

总主编 张帆

# 庐隐全集

## 卷五

王国栋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庐隐全集. 第5卷/王国栋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9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张帆总主编)

ISBN 978-7-5334-6774-6

I. ①庐…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8339 号

策划编辑 苏碧铨 祝玲凤

责任编辑 祝玲凤 刘露梅

装帧设计 季凯闻

## 目 录

1933 年

吹牛的妙用 .....	3
人生的梦的一幕 .....	6
好丈夫 .....	11
一个情妇的日记 .....	17
一段春愁 .....	37
女人的心 .....	46
附：关于庐隐女士	
——《女人的心》代序（李唯建） ...	142
前途 .....	150
今后妇女的出路 .....	158
玫瑰的刺 .....	161
破灭 .....	199
壮志长埋 .....	204

歧路 .....	209
水灾 .....	226
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年刊发刊词 .....	232
作家应有的修养 .....	234
致陆锡祯信（一） .....	240
丁玲之死 .....	241
灾还不够 .....	243
屈伸自如 .....	245
监守自盗 .....	247
愧 .....	249
忙里偷闲的创作生活 .....	251
夏的歌颂 .....	253
恋爱不是游戏 .....	255
花瓶时代 .....	257
我愿秋常驻人间 .....	259
男人和女人 .....	261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 .....	263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 .....	265
火焰 .....	270

1933 年



## 吹牛的妙用

吹牛是一种夸大狂，在道德家看来，也许认为是缺点，可是在处世接物上却是一种刮刮叫的妙用。假使你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的。

西洋人究竟近乎白痴，什么事都只讲究脚踏实地去作，这样费力气的勾当，我们聪明的中国人，简直连牙齿都要笑掉了。西洋人什么事都讲究按部就班的慢慢来，从来没有平地登天的捷径，而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

吹牛是一件不可看轻的艺术，就如《修辞学》上不可缺少“张喻”一类的东西一样。像李太白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是什么“白发三千丈”，这在修辞学上就叫作“张喻”，而在不懂修辞学的人看来，就觉得李太白在吹牛了。



而且实际上说来，吹牛对于一个人的确有极大的妙用。人类这个东西，就有这么奇怪，无论什么事，你若老老实实的把实话告诉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鸣的情绪，而且还要轻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见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里早饭的米是当了被褥换来的，你只要大言不惭的说“某部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公，我认得某某巨商，我的太太同某军阀的第五位太太是干姊妹”，吹起这一套法螺来，那摸不清你的人，便贴贴服服的向你合十顶礼，说不定碰得巧还恭而且敬的请你大吃一顿燕菜席呢！

吹牛有了如许的好处，于是无论那一类的人，都各尽其力的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认清对手方面的。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么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说你见了一个仰慕文人的无名作家或学生时，而你自己要自充老前辈时，你不用说别的，只要说胡适是我极熟的朋友，郁达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妙你再转弯抹角的去探听一些关于胡适郁达夫琐碎的佚事，比如说胡适最喜听什么，郁达夫最讨厌什么，于是便可以亲亲切切的叫着“适之怎样怎样，达夫怎样怎样”，这样一来，你便也就成了胡适郁达夫同等的人物，而被人所尊敬了。

如果你遇见一个好虚荣的女子呢，你就可以说你周游过列国，到过土耳其南非洲！并且还是自费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你不但学识阅历丰富，并且还是个资产阶级。于是乎你的恋爱便立刻成功了。

他如遇见商贾、官僚、政客、军阀，都不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大吹而特吹之，总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

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

或曰吹牛妙用虽大，但也要善吹，否则揭穿西洋镜，便没有戏可唱了。

这当然是实话，并且吹牛也要有相当的训练，第一要不红脸，你虽从来没有著过一本半本的书，但不妨咬紧牙根说：“我的著作等身，只可恨被一把野火烧掉了！”你家里因为要请几个漂亮的客人吃饭，现买了一副碗碟，你便可以说：“这些东西十年前就有了”，以表示你并不因为请客受窘。假如你荷包里只剩下一块大洋，朋友要邀你坐下来入圈，你就可以说：“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今天竟匀不出工夫去取！”假如那天你的太太感觉你没多大出息时，你就可以说张家大小姐说我的诗作的好，王家少奶奶说我脸子漂亮而有丈夫气，这样一来太太便立刻加倍的爱你了。

这一些吹牛经，说不胜说，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1月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东京小品》集）

## 人生的梦的一幕

这几天紫云的态度分外的柔媚，一丝笑痕常印在丰润的双颊上。每天她坐在公事房里，一边机械式的在一叠学生的课卷上批改，但她的灵宫是萦绕了一缕甜蜜的柔情，火炉里燃着熊熊的煤炭火舌旋掩着，同时夹着一阵阵的毕剥声，房中的空气十分温暖，冬天的阳光，也似知趣般的漾着金蛇的光波，射在她充满春意的脸上。

“喂，紫云几时请我们吃喜酒呀？”一个手里正织着织线的荷芬含笑地问。

“我一个人都不请，……”紫云忸怩的说。

“那怎么可以呢？……你就是不请，我们也是要来的！”荷芬仍是笑嘻嘻的说。

紫云听了这话，默静了一会，同时把手边的课卷往桌旁一推，娇柔的伸了个懒腰，手里一支半截的红色铅笔，仍然紧握

着，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些不规则的条纹，一面仰起头来对荷芬说：“真的，你们以后可以常到我们那里去玩，我想把房子布置得干干净净的，非常艺术化！”她对于这一番话，似乎自己也感觉太喜形于色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立刻又转变了口气说道：“咳！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马马虎虎过掉算啦！”

“喂！你们听，紫云对于那位先生够多么亲热呵！”坐在犄角里正在出神的莹玉向她身旁的若兰说：“现在就已经我们，我们了。”她说着哈哈的笑起来。

若兰斜睨了她一眼：“你眼热吗？不妨也快些找一个好了！”

“我呀！没有那么容易，……假使我要想嫁，不怕你们笑话，儿女早就多大了。”

她俩在一旁悄悄的议论着，但紫云似乎并不曾注意，依然向荷芬说：“你说是不是？一个人何必那么认真呢？”

“不错！”荷芬似乎很同情的说：“‘Life is but a dream’这话实在不错，不过梦有甜的、有苦的分别，我祝福你运气好，永远作甜梦！”

“是吗？……其实甜也罢苦也罢，总不过是一场梦罢了！”紫云斜转头向荷芬嫣然一笑，便袅娜的走到隔壁房里去了。

这是一间布置简单的办公室，紫云坐在一张有手靠的椅子上，手里握着铅笔，默默的敲着桌缘，这时其他的同事都出去了，她独自呆坐着，心头感觉着一种从来所未有的充实，谁说人生没有归宿呢？投在爱人的怀抱里，不就是最理想的归宿吗？……这几年来终日过着东飘西荡的生活，每逢看见别人享受着

融融泄泄的家庭幸福<sup>①</sup>，立时便有一重沉默的悲哀，悄悄向灵宫袭击，虽然为了女儿的尊严，不敢向人前低诉，但夜半梦回枕上，常常找到孤独者的泪痕……现在哼！现在至少可以在那些没有归宿的人们面前昂起头来，傲然的向她们一笑了……。”

她沉思到这里，从心坎里漾出来的笑意，浮在两片薄薄的唇上。正在这时，若兰推门进来了。她把一叠书放在桌上很吃力的吁了一口长气，同时拖了一张椅子坐在炉旁，向紫云含笑道：“你紫云的新家庭布置得怎样了？”

“简直是乱七八糟，我真烦死了，又是看房子，又要买家具，并且还得上课，岂不忙死人吗？”

“这种忙是甜蜜的，有人还希望不到呢！”若兰天生一张忠厚的脸，使紫云不知不觉把心肝掏了出来说道：“现在我也两个姓了，每天办完公回去，也有人谈谈笑笑，有时倦了我弹弹吉他，他唱唱歌，你想不是很快乐的生活吗？”

“对了，一个人最难得到的是幸福家庭，你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满意的家庭，无形中可增加你许多生活的力量，我们都很替你开心！”

“真的吗？……”紫云说了一句忽然站了起来，道：“我去打电话叫他就来同我去看看家具。”她匆匆的出门去了。

这小办公室里陆续的进来了几个同事，那个平素最有心计的莹玉低声向若兰说道：“紫云同你谈些什么？”

“谈她未来的美满的梦！”

“呵！人生真像作梦！”莹玉慨然的说：“在一个多月以前，

---

① 融融泄泄（róng róng yì yì），相处融洽和乐的样子。

谁能料到紫云会同金约翰结婚，而且是这么快，……她现在真高兴极了！”

“对了。一个期演漂梅的人<sup>①</sup>，本来有找个爱人的需要，这是 Nature<sup>②</sup>。”若兰很谅解似的说。

“不过我总觉得太快了，两方面情形都不会深切的了解……但愿他们一直好下去！”很有经验的杨冰说。

“大概不会怎样吧！”荷芬推测着说：“因为紫云是个多情入，她要同男人结了婚，一定会死心蹋地的对他好，所怕就是男人靠不住罢。”

“对了。女人变心的很少……不过这位金先生人也很忠厚，并且很固执，爱什么人就爱到底，……”若兰说。

“那么就没有问题了。”若蘅说。

“不过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嫁一个男人，至少这个男人应有独力养家的能力……紫云初结婚时当然还可以来作事，将来生了儿女，又怎么办呢？”杨冰说。

“那又有什么要紧，只要他俩有爱情，穷苦些又有什么关系呢！”荷芬很超然的说。

“那到不尽然。”杨冰接言说：“从前我有一个朋友，她爱上了一个青年学生，不顾家庭的反对，竟和他结了婚，起先还勉强过得去，后来生了小孩，便经济更拮据了，两个人东住住西吃吃，真不知道有多苦，最后还是分开了！”

杨冰举出事实的说明，这使超然的荷芬也没话说了。大家

---

① 漂 (biào) 梅，落梅。梅落知己晚，谓嫁当及时。

② Nature，自然造化。

都沉默着。

紫云打完电话回来了，笑咪咪的向若兰说道：“你昨天说的有一家卖西式家具的在什么地方，请你开个地名给我！”

“好！就离这里不远，坐二路电车可以直到门口。”

“请你把地名写给我好吧？Mr. 金就来同我去看看。”紫云一面说着，一面把匣子打开，从那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立镜来，支在办公桌上，同时又拿出一盒香粉和鲜红的胭脂来，先用一块干手巾把脸上的浮油揩干了，然后轻轻的扑了些香粉，又淡淡的在两颊抹了一些的胭脂！

“唷！真漂亮！”莹玉打趣的说：“可是胭脂擦得太淡了！”

“不，你不知道 Mr. 金顶不欢喜人擦很厚的胭脂，他欢喜自然，不爱打扮得和妖精样的！”紫云得意的说。

“真是女为悦己者容呀！”从不会说笑话的若蘅也来了这么一句颇俏皮的话，这使得在座人们都笑了。

紫云收拾了一阵，站了起来把大衣穿上：“你们看我美吗？”

“美极了！”大家不觉异口同声的叫了出来，紫云就在这些赞美声中，袅娜的出了办公室。

一阵橐橐的皮鞋声去得远了，大家脸上都不期然露出一一种冷漠的表情。

——这真是人生的梦的一幕！

——可是作梦的人往往不觉得这是梦！

这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这刹那间是充满着复杂的情绪。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3 年 1 月 8 日《申江日报》副刊《海潮》第 17 号，后收入《东京小品》集）

## 好 丈 夫

在午饭后，一群人习惯的围坐在餐桌旁，悠闲的谈讲着。

“喂，你们知道静芬的丈夫吗？……那真是一个好丈夫！”雅英突然的叫着，于是在座的人都把目光投射在静芬身上。

“怎么样，你可以把其中的事实公开一些吗？”若愚钉住静芬问。

“其实也很平常，……他常帮助我看护小玲，有时我忙得不开交的时候，他也帮我做些家庭的零碎事，——偏偏昨天他在掸电灯上的灰尘的时候，雅英走了来，被她碰着，便当稀奇事说。”静芬含笑的分辩着。

“唉，你可不要觉得这事不稀奇；我们家里那一位先生，就长着一张嘴，叫这个喊那个，从来不见他动动手，并且有的时候仆人们答应慢了，他还要大发其脾气。”秀文感叹着说。

“男人们作惯了主人，动不动便想发他主人的脾气，其实这



都是封建思想下的遗毒；他们男人聚在一起，总喜欢议论某人的太太怎么样，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好太太，这一些议论简直太不平，现在该轮到他们议论他们了。……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才够得上好丈夫的资格？”若愚提议了。

“从前的男人，只要会赚钱养家便算是好丈夫，现在事情确实不是那样简单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能经济独立，如果我们的丈夫只能每月给我们一些家用的钱，别的一概不问，我们能满意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好丈夫，给予他妻子精神上的慰藉要多过物资……”静芬第一个发表了她的意见。

“不错！”若愚同情的说：“我可以引伸静芬的话，所谓精神上的慰藉，就是他要看重妻的人格，尊重妻应有的自由。许多男子把妻当作一件货物看待，就是爱到心头上供养，也只像是供养一朵鲜花，对于这鲜花只有爱怜，而没有尊敬。……那末这种据高临下所施与妻的恩惠，我是最恨的，我不结婚则已，不然这就是结婚的唯一的条件……”

“对，对，若愚的话真痛快，我假使嫁个丈夫，他要不尊重我，我立刻就和他离婚！”雅英把手敲着桌子说。

“这样吧！我们组织一个丈夫研究会，这实在是女权运动很有力的别动队呢！”若愚说。

“如果要组织丈夫研究会我一定举静芬作会长，把她好丈夫平日对她的一切，作为所有丈夫的模范。”雅英指手划脚的说。

“喂，静芬你怎么一声不响，好像失了神般的，莫非一颗小芳心又缠纠到好丈夫身上去了吗？”若愚戏谑着她。

静芬的两颊果然罩上一层红云，低头含羞的说道：“若愚小鬼，你真讨厌！”